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悅齋文鈔卷五

續金華叢書

宋金華唐仲友撰

九州十二州說

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

原註此計山川曲折

畫野分

州

原註舊圖云帝畧創制九州將既無明文名號疆域難以臆斷

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

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禹貢之書

是也商因於夏無所變更

原註書云續禹舊服詩云宅殷土芒芒禹敷下土方皆因夏也

周既克殷

監於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之地以爲幽

并

原註接山川幽得青地青得豫地并充得徐地今之疆界存其大略耳

禹之五服方五千里周自鎮服

而內方五千里此三代九州疆界道里之大略也舜典註謂治水之

後分爲十二州舊圖謂舜以冀州闊大分爲十二州皆恐不然蓋舜

攝位之初乃歷試之三年禹方治水耳以是知漢志之說可用至禹

治水功成禹貢之書止於九州不應以十二州分疆而以九州作貢

先儒所疑不過舜格文祖後咨十二牧猶以爲十二州耳曾不知初

以土壤斷絕分十二州因置十有二牧後雖別九州而以十二牧總諸侯理無相悖蓋以已命爲牧者無可廢之理至禹貢金九牧則復九州之故矣况舜都與堯同在冀州無以其闕大分州之理周之併梁於雍則以廣王畿而析冀爲幽并則以都在雍豫舊圖說後儒以周制度舜非事實當從班固漢志爲是爾雅九州與禹貢職方不合說者以爲殷制然終無考亦難遽信姑存之以傳疑

九畿說

舜命禹治水弼成五服自王畿而至荒服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之境方五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外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者不在五服之內則與九州之法實同無毫釐之差學者惑於五百里之說謂周公斥大封域九州之界方七千里非也又謂夷鎮皆在九州之外亦非也或謂周之境廣於禹貢五百里雖稍異於鄭氏亦未盡知禹貢也若如諸說則不惟不與禹貢合周官旣言六服又言五服祭公謀父周人也不言五服何哉蓋九州五服一也自禹貢一

面言之率五百里限周禮以二面言之率以二百五十里爲限則自
鎮畿而內二畿而當一服與弼成五服至於五千無纖毫牴牾者周
公祭公之說亦不待釋而明矣惟蕃畿在九州之外卽所謂東漸西
被朔南暨聲教者也周官以二百五十里率之亦非地域止於此也
夷鎮尙在九州之內以其荒服使之終王各贄所寶同於蕃國行人
之言與周官六服合矣不謂夷鎮卽在九州之外也然則商制如何
曰商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自邦畿至四海知其與
禹貢周禮同制也又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中舉來
享外舉來王知其與祭公之言合也况作康誥之初周禮未制已言
侯甸男邦采衛則周因商禮其可知矣然則王制言四海之內九州
州方千里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說者謂商之制有說乎曰
王制漢文帝博士所作自春秋而降四夷交侵中國之境土褊矣王
制採六經而作欲行諸當時此乃據所見境土言之豈商制哉方五
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五由堯迄周無異制也况禹貢五服自侯服

而外已有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別與周九畿何異哉

司徒建王國說

王畿方千里面五百里王城之內謂之國中廛里任焉六鄉之民所居也其賦曰邦中之賦五十里爲近郊鄉田之外場圃宅田士田賈田任焉百里爲遠郊鄉田之外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焉其賦曰四郊之賦其獄則鄉士治之二百里爲甸六遂在焉餘爲公邑其賦曰邦甸之賦遂獄在四郊遂士治之鄉遂皆出軍乘馬之法始於公邑以甸法任焉故曰邦甸公邑之獄縣士治之三百里爲稍家邑任焉大夫與王子弟之尤疏者所食采地也其賦曰家稍之賦稍削皆小稱之言采地之小者也四百里爲縣小都任焉卿與王子弟之疏者所食采地也其賦曰邦縣之賦五百里爲臺大都任焉公與王子弟之親者所食采地也其賦曰邦都之賦邦家之獄方士治之三等采地之餘皆爲公邑孟子言天子之公受地視侯卿受地視伯大夫受地視子男此家稍小都大都之等差也受地不得視司徒邦國之封

疆視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田而已都鄙制以室數而出賦以邱
乘則采地之大者其民不過六萬夫其兵不過百乘較之外諸侯其
勢相什自稍至都近者愈小遠者愈大防微杜漸之意深矣禹貢百
里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率以百里
爲差此王畿出賦輕重之法也郊有遠近以別任地之征都有小大
以明采地之等曰四郊以見四面相似曰家削以別公邑小都曰縣
合縣而成都大都曰疆在國之境也自公邑至於大都通謂之都鄙
兼君子野人所居而言之也

司徒建國與武成分土孟子班祿異同說

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疆與武成分土之等及孟子班祿之制不合
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爲周禮者又强爲之說曰周九州之界方七
千里周公變商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之耳費誓
曰魯人三郊三遂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
可也然則大國三軍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

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馬司徒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爲之帥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諸侯之軍制旣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卽禹之五服烏覩所謂七千里者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遽過於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則曰是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之地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爲兵六萬尙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于乘之數所謂園廛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於何容之家旣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他無餘地車輦馬牛干戈之屬於何出之百畝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等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鄉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又於何給之尙未言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眾府史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朝之朝貢四鄰之邦交於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

國明甚況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產孟子之言非歟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出於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於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地方千里者爲兵車萬有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者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二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合爲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

伯二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保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而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於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況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也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實相通何嘗纖毫牴牾哉且先王之於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哉公之地錫之山川

土田附庸合五百里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慶而益以地則豈以百里爲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見自有之封疆耳公侯伯子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康周公云爾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於齊有賜履焉於衛有封畛土略焉於韓侯有奄受北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裏矣然則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諸儒之說孰是乎曰皆非也鄭司農謂所食租稅之數男通五十里是大國貢輕而小國貢重也鄭康成謂公以一易侯伯以再易子男以三易是大國土沃而小國土瘠也九等自不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豈諸侯之地皆無不易者哉康成之說旣不通司農又倒置之輕大而重小是侮弱而畏其強也豈所謂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哉子產曰先王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制也列卑貢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公所謂邦內甸服也畿外諸侯則列尊貢重矣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

之一不亦尊重而卑輕乎康成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其意是矣奈何以一易再易三易為說也授之沃壤而貢重予之瘠土而貢輕是乃適所當然烏在其為正之字之哉當以王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為正然王之食豈盡取其所稅哉諸侯以什一取民王又以什一取諸侯則四之一者是乃四十之一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於其什一之中概取其二焉此甸服之所以為列卑貢重與職方氏七伯當為十一伯註說為是秦氏蕙田曰唐氏以百里不足為公侯之封其說甚確其餘皆以意立說無所據依萬井之田而云為兵六萬與井牧不合其謬一也載師九等田去其二存其七以畿內為邦國之制其謬二也天子遠郊百里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男十里之制其謬三也鄉在焉三軍二軍一軍出焉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計五百乘二軍二萬五千人計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千五百人一軍萬二千五百人計三百六十六乘餘六百三十三乘餘二千五百人為大國三軍之出其謬三也又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不知方二百里則十二軍矣其謬四也大國地共不過五百里而以百里為次國七十里為郊小國五十里為郊與鄭釋聘禮全不合其謬五也千乘之中而為二百里乘經有明文天子遠郊百里之內六軍千乘註有確據今改為二百一十里出千乘千里出一萬九百乘何所據乎其謬六也

建極說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是極而建用皇極其責在君均有是中性
不得爲異覺有先後性不得爲同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相近
而不同性之所無不可強也盡性者聖復性者賢建用皇極者善民
之習而復其性也復能使之近不能使之同故皇極一而建用之道
三也三者何建吾之極而五福萃於吾身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
雖不能家至戶曉而有是極者咸得於觀感故曰用敷錫厥庶民民
之性明而易覺者咸復其性以保其極雖不待親接於都會而其錫
君多矣故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是之謂建此易之觀也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皇極其有極也觀盥而不薦有孚
顒若下觀而化也錫汝保極也然民之性雖明而易覺者鮮有中人
焉非建極之所能感長善救失有待於好惡榮辱之際則作極不可
已也極不作則失其常心以爲淫朋比德者中人所不免也故必待
於作極而後無有天下莫多於中人而其可上可下時未定也故因
材而篤其事至詳未爲而有猷已謀而有爲已爲而有守其是否之

際不可不念也。雖未協於極，亦不罹於咎，是可教也。受而誘進之可也。雖未見其能行，而有好德之言，福而勸之，彼固樂於行其言矣。然熒獨之言，易卑而難達。高明反是，虐畏之不審，則非所以作極有以言取人，以人廢言之失矣。至於有能有爲，則能行之異於言之者矣。勉之使進，不獨其人協於極，國所賴以興也。若乃正人，則非止於能爲也。進乎于汝極矣。富之使益，勸可也。不能使願立於朝，則棄賢之罪有所歸矣。受之錫之進之富之，皆所以待君子。至於小人之無好德，則不可錫之。福過而錫之，其咎大矣。五者作極之目也。在易之賁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作極之謂也。建極者，正心誠意之事也。外物不干天理，自見私心，何自而萌作？極則交物矣。吾心之不戒，偏陂好惡，偏黨反側，從而生矣。戒而絕之，以遵道於始，出而忘之，以體道於終，則合天下之有極而復之，無不可者。作極之功至，則進乎建極矣。然天下不能皆中人也。顓蒙之難開，建之不能于汝極也。作之不能歸其極也。如之何使之悟，則有數

言而已道至於言末也不得已也惟順天理以迪之使知所趨向則雖未能使歸其極亦可使復其相近之性矣近天子之光相近之謂也建極而上性保焉作極而中人歸焉敷言而後覺近焉無一民之不極而建用皇極之道至矣如此則德可以爲天之子爲民之父母如是而受人之歸往以爲天下王庶無媿哉舜之執中湯之建中文王之克宅厥心建極也舜之敷奏明庶湯之德官功賞文王之遐不作人作極也舜之出納朕命湯之播告之修文王之發號施令敷言也古之聖人未有偏廢於此者而夫子亦然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顏淵知之由求不與焉兼人故退退故進由求知之樊遲不與焉無違之告未喻而何謂之問繼發夫子誨之亦諄諄焉故唐虞之民比屋可封三代之民直道而行夫子之門小以成小太以成大皆建用皇極之功也或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何以作極爲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何以敷言爲此執一廢百子莫之論也觀而無賁也作極可已也賁而無威也敷言可已也威者兌上之卦聖人

之感人心亦必以言惟其出於誠則言發而天下和平庶民而以近天子之光不謂和平可乎而何惡於敷言哉故聖人惡夫不建而作不作而言者不惡夫建而後作作而後言者咸其輔頰舌不作而言滕口說而已豈得謂之皇極之敷言哉予欲無言建極聖人之本心也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敷言聖人之不得已也既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並行而不相悖本末精粗該貫而兩得者其惟皇極中庸之書吾厭說書者混并紛擾而訖無所發明故詳釋之云爾

三德會極說

聖人之道皇極而已皇極之德正直而已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使人皆秉彝則無往而非平康者而以三德爲哉然而人不能以皆中故德必有權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此因人而爲德之權也德不可反反中故權必有道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依乎中而行權之道也有正直而剛柔輔焉有剛柔而正直成焉聖人之用剛柔豈得已哉其

思之必審其用之必當故有一世之剛柔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一
事之剛柔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是也又有施之於一人者格則承之
否則威之是也詎可執一而偏勝哉不執一故有剛柔不偏勝故剛
柔會於極天之所以爲天聖人之所以爲聖中庸之所以爲中庸君
子之所以治民所以知人所以用刑所以教人與夫六經之所以載
道孔門之所以長善而救失未有能捨此者也徂征之眾方合而干
羽已舞於兩階血流之戰方勝而散財發粟式閭表墓已見於未及
下車之際由之瑟方見斥於聖門而遽繼以升堂之許不伎不求方
以稱由之緼袍而何足以臧又以進其所未至聖人之於剛柔如天
之爲天其晦明之變在於頃刻豈可常哉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其中爻百二十有八以陰居二以陽居五謂之中正以陰居五以
陽居二謂之得中而三德之理著矣卦以爲時爻以爲人其爲變無
方要以中而爲主則會於極之義也後之爲治者曰吾以剛或曰吾
以柔言治者曰今世當以剛或曰當以柔是徒知德之不可執一而